

要覽醫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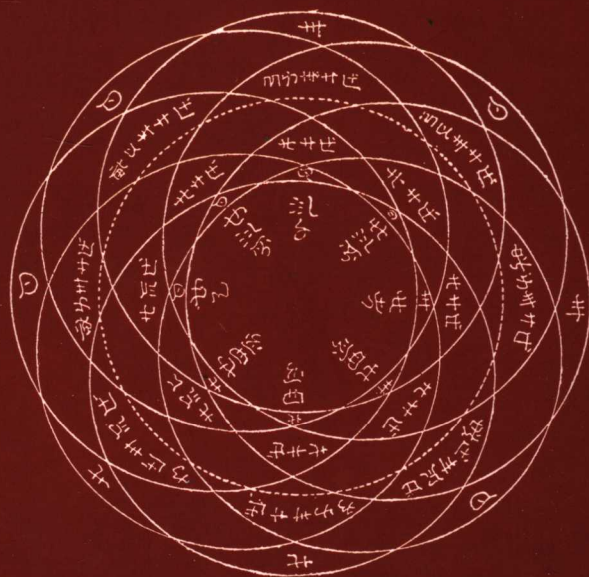
彝医揽要

The Main Points of Ethic Chinese Yi Medicine

王正坤 编著

黄传贵 审订

Yun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云南科技出版社

本书承黄家医圈医院资助出版

日耕並而召其

彝 医 揽 要

**The Main Points of
Ethic Chinese Yi Medicine**

王正坤 编著
黄传贵 审订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医揽要/王正坤编著.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4. 12

ISBN 7 - 5416 - 2086 - 6

I. 彝... II. 王... III. 彝医—基本知识
IV. R29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959 号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3 字数: 520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600 定价: 1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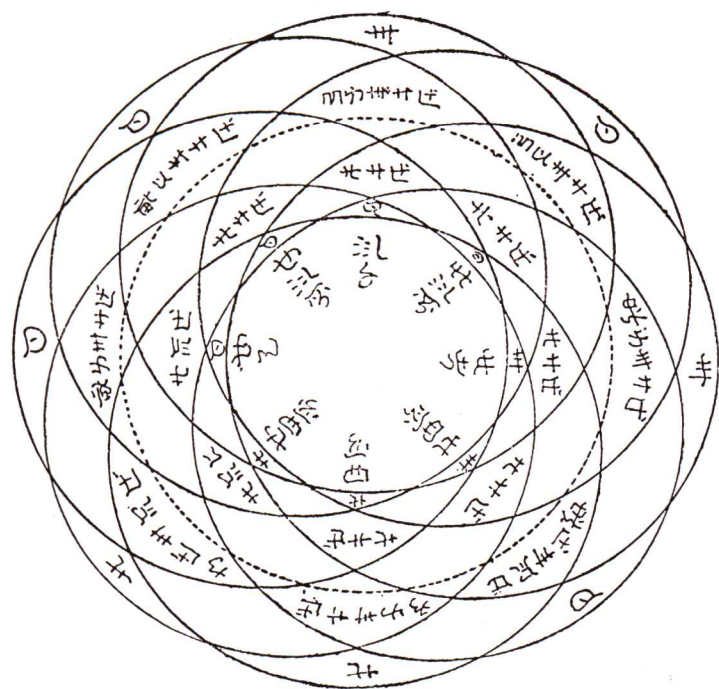


图1 清浊二气运行轨道图
(原载《彝族天文学史》)

图2 八卦与五行
(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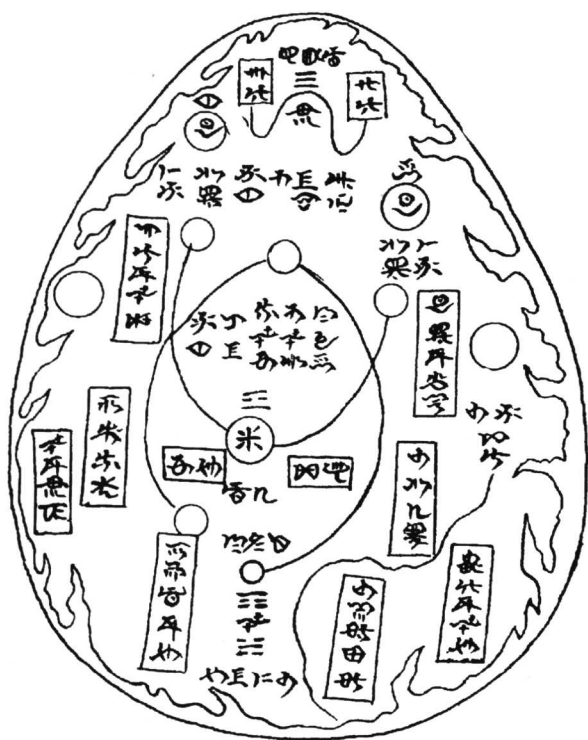


图3 清浊、五行与人体脏腑
(原载《宇宙源流论》)



图4 人体脏腑图
(原载《中国彝文书法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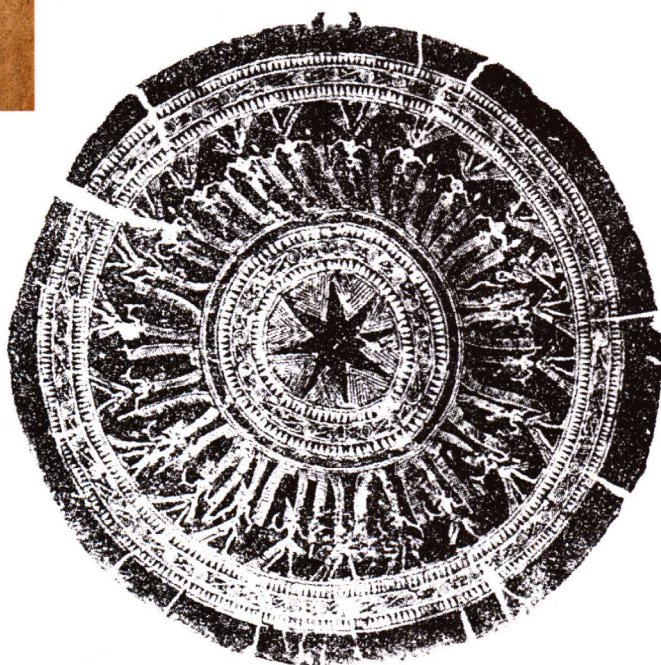
图5 彝医孟节，蜀汉建宁（今云南曲靖）夷（彝）人
（临摹自云南石屏罗色壁画）



图6 清浊与五行
（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图7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锣，锣面刻有九个圈，中心为八角“彝族八卦”，图案第5、6圈刻有人形图案，阳刻为静姿，阴刻为动姿（原载《云南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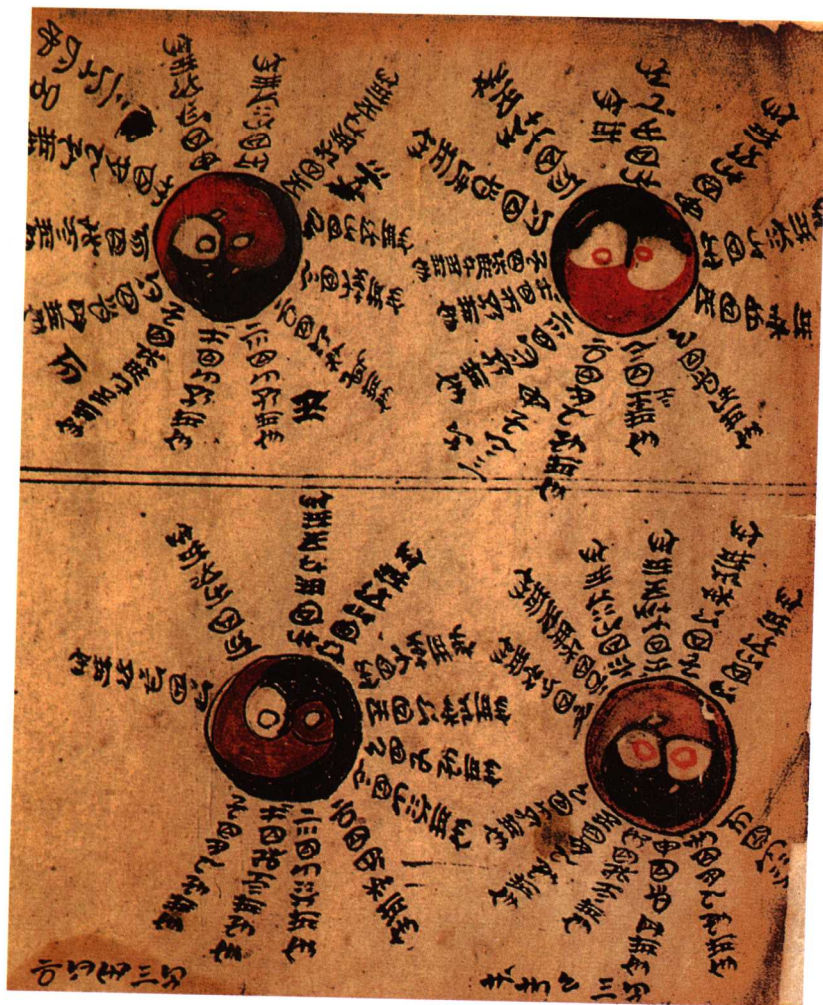


图8 清浊,既是宇宙本源,也是人体本源(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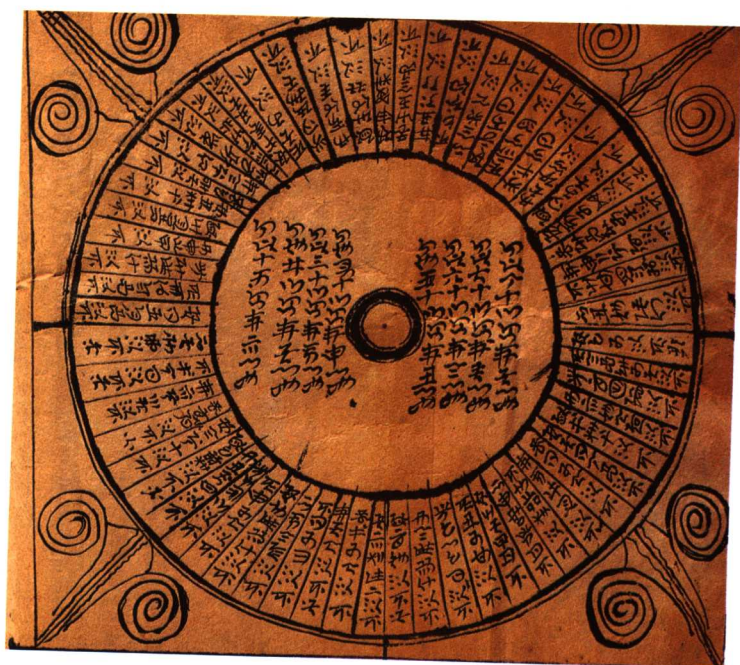


图9 十天干,十二“尼能”关系示意图(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图10 八卦与五色示意图（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图11 八卦与星座（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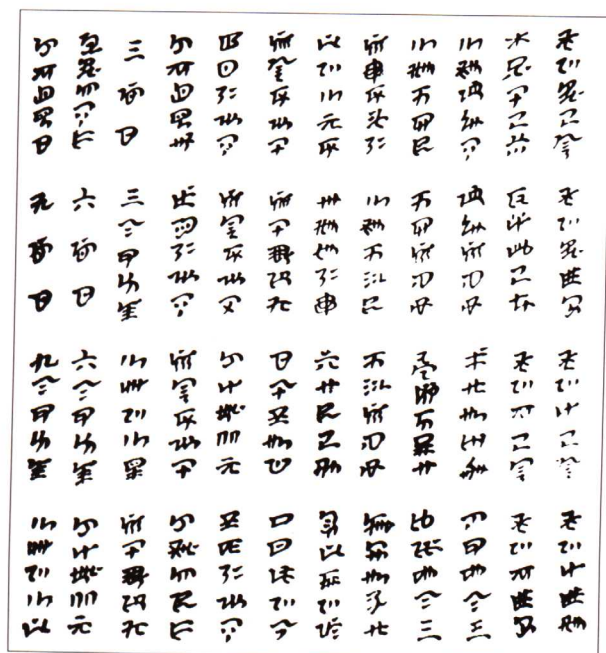


图12 彝文古籍中关于医药产生的论述（原载《中国彝文书法选》）



图 13 生命的过程(局部)
(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图 14 药材的来源 (局部)
(原载《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族古籍插图》)



图15 阿细(彝族支系)跳月
(原载《红河彝族辞典》)

图16 笔者(左一)和彝医赵德有在研讨彝医药理论(熊月芳摄)



图17 笔者(前排左三)和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彝医、傣医1988年合影于哀牢山北侧的者竜卫生院(李宗顺摄)

【诸 序】

溯源·明理·致用

——《彝医揽要》序

我国的彝族人口有 776 万，居全国各民族人口的第八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以云南最为集中。彝族历史悠久，曾经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和彝族曾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在西南地区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彝族文化是与汉文化交流融通得最多的民族之一。

传统医药是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族医药的积淀与开发一直是当前我国民族医药继承发展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学者在这个领域内耕耘多年，取得了显著成绩，整理并汉译了一批彝医药古代文献，出版了一批整理性的著作，在此基础上，王正坤先生编著的《彝医揽要》是一部将历史文献和社会调查、传统理论和实践经验、各家论述与个人创见紧密结合的彝族医药力作。书中一方面对彝族医药文化的渊源和演进作了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阐述；另一方面又处处以切身的体验和审视的眼光予以考订、评估、思辨，直率地表述了个人的学术积累和学术见解。他对于事业和师长的责任感，点点滴滴地融化在认真的论述之中。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个印象。

根据《彝医揽要》广泛收集和扼要解析，彝族医药的理论可以分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清浊哎哺（彝语）观念。清浊是天地之分，哎哺犹阴阳之别；二是文化层面，包括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六色辨析和八方位年，属于彝族医药的文化土壤，是彝族医药的辨证体系和说理工具；三是医学层面，包括古代彝医的生理病理及诊断治则、医技方药等。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一批彝族医药古籍相继被发掘出来，较早的著作如《宇宙人文论》、《元

阳彝医书》，明清时期的著作有《西南彝志》、《双柏彝医书》等，这些古籍从多方面勾勒出彝族医药学术体系的轮廓。《西南彝志》云：“上古天未产，哎哺未生时，生有清浊气，清聚牢成天，浊聚固成地”。这是关于宇宙变化、人类形成的原始理论。王正坤认为，“在彝文文献中，清浊的涵义十分广泛。它涵盖了父母、雄雌、日月、乾坤、轻重、浮沉、升降、形影、糜滞、青红、气血等互相之间不完全等同（也不可能完全等同）而又不能分开，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诸多内容。”对“彝族八卦”和“易经”的关系等，他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凸显了彝医学理论独有的特色。在临床方面，《彝医揽要》归纳了“窝病统治”的原则，直指症候的窝状存在，从整体的、联系的、非孤立的辨证思维中寻求疾病的症候群。书中对彝医症候的诠释，以翻译（彝译汉）《彝人病痛药方》142症候为例，采用白描式的、逼真的意译语境，不用西医学术语，也不用中医学术语，直接用老百姓主诉时的大白话，反映了编著者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密切联系，反映在传统医药方面尤为明显。比如清浊理论，与汉族的天地形成说如出一辙。汉族启蒙读物《幼学琼林》曰：“混沌初开，天地初分。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地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描述的都是宇宙混沌时期人类对天高地阔的朦胧认识，但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哎哺理论与中医学的阴阳互根、阴阳互补、阴阳消长也十分相近。彝族将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十二种动物作为原始十二“尼能”，“尼”是六种家畜，“能”是六种野牲，加在一起和“五行”、时辰相配合。这十二“尼能”与汉族的十二地支、十二属相完全吻合，而且并非巧合，因为连“龙”这个图腾标志也在内，进一步证实了彝汉两种文化之间久远的共识和沟通。《西南彝志》云：“人未成形时，先产生人形。人生肾先生，肾与脾一对。壬癸养肾脏，戊己养脾脏。后产生心脏，丙丁养心脏。后生肝和肺，甲乙养肝肺，人体形成了。”这一段话，很可能是中医运气学说和脏腑学说的彝语表述。《云南民族史》指出：“还在新石器时期，云南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杂居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它们既保持自己的地区特点，又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云南境内的这些原始民族群

体，有的与西北和中原的群体关系密切；有的和东南沿海的原始民族群体更为亲近；有的则属于孟高棉系统的部落。”（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可见彝汉文化的沟通在早期曾有亲缘的联系，日后的往来也始终不曾间断。我曾见茶马古道上开列的一张古代购物清单，其中欲购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及大量医药类书籍，可见在彝族医药中出现清浊、八卦、五行、地支、属相等等属于文化交融的产物，是不足为奇的。当然，其中也有不全相合之处，除了彝族人民的自我创造以外，还应是两个民族所处方位的显著差异造成的。因为中医学的形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易经》、八卦、河图、洛书、五行六气、子午流注，都离不开“黄河中心论”。它与金沙江、哀牢山、凉山、乌蒙山一带的地理方位产生误差是必然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医学对天人关系的普遍重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是各民族传统医学的共识。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杰作。人在大自然中形成和演进，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和适应过程。这个过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自然对人类的塑造和选择。其间时有矛盾对立，人类总是想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但难免处处碰壁，最终离不开生与死的大限。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的主观能量大大地膨胀了，自以为万能了，看不起自然了，一心要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了。坐在大厦之内，行于车轮之上，仰不观宇宙之大，俯不察品类之盛，对“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告诫，无所谓了。殊不知，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是丰富的，人类抗争自然的本领却是有限的。今天一切环境疾病、工业污染、职业病、菌群失调症、传染性与非传染性流行病，频繁地侵扰人类的正常生活，不得不令人追忆先民们享受的阳光雨露，引导人们在回归自然的大路上重温传统医学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聆听长寿老人留下的养生教诲。正是在这一点上，彝族的天人合一、清浊互根、哎哺相成和养性健体等知识，都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格外重视。

曾有专家指出：“南诏大理国医药学并不完全是中医体系。它还融合了一些本地医学及印度佛教医学甚至波斯医学的特征。”（《白族的科学与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这段话是对彝族医学的极好注

解。清雍正年间建立的通海老拨云堂药店生产的拨云锭眼药就是一种彝药。在 20 世纪初，云南的彝医称为滇医。“1922~1923 年间，曲焕章以研制彝药万应百宝丹（云南白药）闻名，以‘医士’身份在昆明开业。1924 年冬，曲焕章用自己配制的白药治愈滇军部将吴学显的腿部战伤，吴学显令军乐队上街演奏满城宣扬。1925 年，曲焕章在昆明被聘为东陆医院滇医部主任”（《彝族医药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88 页），可见彝族医药的血脉虽屡遭坎坷却始终未断。云南白药的往事成为今天重振彝医、开发彝药的历史前奏。

彝族医药长期通行于彝族地区，大有“养在深闺人未识”之叹。周恩来总理说，研究少数民族，“上面资料不多，下面什么都有了。”这句话显然是对身在首都北京的有关领导、有关部门、有关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说的。对此我深以为是，深以为善，深受教益。对彝族医药，过去我的知识甚少，对彝文古籍，更一窍不通。王正坤先生等对于彝族医药的研究，进一步打开了传统医药的宝库之门。王正坤为学，既认真严谨，又率真爱憎，治学的感情色彩颇浓。他极力否认彝医中有医巫不分现象，潜心探索与大力弘扬彝医文献的精华部分。但做学问却需要更多的冷静。在一个长期由毕摩掌握文化知识的古代彝族社会，医巫不分的存在并不奇怪。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医学，都经历过医巫不分的幼年阶段。对彝族八卦、彝族五行、八方位年的评估，也不妨留有余地，以供进一步讨论。王正坤先生说：“在确认一个民族的医药理论体系时，要首先明确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所处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对此，我很有同感。因此，对同道的研究成果，总是抱着喜闻乐见，虚心学习，兼容并蓄的态度，纵使和而不同，也足以使百鸟唱鸣、百川汇海，聚众土而积山岳之高矣！

王正坤

2004 年 2 月 18 日于北京

2004 年 2 月 24 日修改于楚雄

【周 序】

《彝医揽要》序

彝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全境、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广西西部。我是一名中医，也爱好民族医学，常到昆明、楚雄、大理、丽江、文山、西双版纳等地去调查民族医药，也参加民族药的审评工作，深感民族医药也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结识王正坤先生已有多年，知道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在整理彝医药。他在整理古代文化、近代著作、调查研究、拜师学习的基础上，编著成《彝医揽要》一书，对彝医药的主要内容作简明扼要的介绍，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这将会促进彝医药的发展，真是可喜可贺。

彝族是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主体民族，在远古时代已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其民族医药源远流长，是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表述简约、深奥、严谨，内容涉及面广，学术性强。虽经多方梳理条析，译成汉字，仍难理解，必须用心研读，才有心得。我对彝医知之甚少，初读王正坤先生《彝医揽要》，深感彝医药理论、病根学说、算病思路、治疗原则、组方原理和医技医术等，内容丰富多彩，既有与中医相似之处，更有本民族的特色。彝族医药学是在本民族医药基础上吸取了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的部分内容融合创造出来的，颇有精到之处。如“清浊”学说，含义很广，涵盖父母、雄雌、阴阳、日月、乾坤、浮沉、升降、气血等。涉及天地形成、人体形成、人体健康等多方面内容，论述精辟。如认为人体健康同大自然关系密切，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健康生存，这是真知灼见。这些彝医理论，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认识。反观当今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忘乎所以。由于人定胜天的思想，竟任意

“征服”自然，肆意“改造”环境。结果是“创造”越多，破坏越大，损失越重。人在“征服”自然、“改造”环境取得“空前辉煌”成就时，也必然遭到大自然严酷的惩罚和报复：淡水、能源和森林资源急剧减少；水土严重流失，沙漠面积扩大；环境污染，生态不断恶化；生物物种大量灭绝；疫病流行，新的疾病层出不穷。人类的生存日益受到严重的威胁，真是深受教训。现今我们才逐渐体会到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彝族先民早已知道这个理论。从生态好坏的角度看，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彝族人民生活在深山老林里，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良好。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殊，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药材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早在清·雍正年间，老拔云堂药店就生产了拔云锭，至今仍为眼科要药。曲焕章根据彝医验方于1914年研制出云南白药（原名百宝丹），现已闻名中外。解放后，在彝医药资源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制出肿痛消系列产品，云南克雷斯制药厂研制出恒古骨伤愈合剂，昆明戒毒所研制出香藤胶囊（又称6·26胶囊）。这些药由于功效独特、神奇、灵验而赢得国内外广大患者的信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可观。

科学告诉我们，任何科学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彝医药也不例外。彝医药历尽坎坷，沿着时间隧道步步走来，真是来之不易啊！王正坤先生编著的《彝医揽要》的问世，将进一步引起业内人士对彝医学的关注；将促进彝医药更快地发展，更加绚丽多彩。拜读之后，十分欣喜，继之命笔，是为之序。

周超

2004年2月28日于北京